

卷第三百四十 鬼二十五

韓弁 盧頊 李章武

韓弁

河中節度使侍中渾瑊與西蕃會盟，蕃戎背（「背」原作「皆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信，掌書記韓弁遇害。弁素與櫟陽尉李績友，因晝寢，忽夢弁被發披衣，面目盡血。績初不識，乃稱姓名，相勞勉如平生。謂績曰：「今從禿髮大使填漳河，憔悴困苦不可言，間來奉詣耳。別後有一詩奉呈。」悲吟曰：「我有敵國仇，無人可為雪。每至秦隴頭，遊魂自嗚咽。」臨別，謂績曰：「吾久饑渴，君至明日午時，於宅西南，為置酒饌錢物，亦平生之分盡矣。」績許之，及覺。（「覺」字據明抄本補。）悲愴待旦。至午時，如言祭之。忽有黑風自西來，旋轉筵上，飄卷紙錢及酒食皆飛去。舉邑人觀之，時貞元四年。（出《河東記》）

盧頊

貞元六年十月，范陽盧頊家於錢塘，妻弘農楊氏。其姑王氏，早歲出家，隸邑之安養寺。頊宅於寺之北裡，有家婢曰小金，年可十五六。頊家貧，假食於郡內郭西堰。堰去其宅數十步，每令小金於堰主事。常有一婦人不知何來，年可四十餘，著瑟瑟裙，蓬發曳漆履，直詣小金坐。自言姓朱，第十二，久之而去。如是數日。時天寒，小金爇火以燎。須臾，婦人至，顧見床下炭，怒謂小金曰：「有炭而焚煙燻我，何也？」舉足踏火，火即滅。以手批小金，小金絕倒於地。小金有弟年可四五歲，在旁大駭，馳報於家。家人至，已失婦人，而小金瞑然如睡，其身僵強如束。命巫人祀之，釋然。如是具陳其事。居數日，婦人至，抱一物如狸狀，尖嘴捲尾，尾類犬，身斑似虎。謂小金曰：「何不食我貓兒？」小金曰：「素無為之，奈何？」復批之，小金又倒，火亦撲滅。童子奔歸以報，家人至，小金復瞑然。又祝之，隨而愈。自此不令之堰。後數日，令小金引船於寺迎外姑。船至寺門外，寺殿後有一塔，小金忽見塔下有車馬，朱紫甚盛。佇立而觀之，即覺身不自制。須臾，車馬出，左右辟易，小金遂倒。見一紫衣人策馬，問小金是何人，旁有一人對答。二人舉扶階上，不令損。紫衣者駐馬，促後騎曰：「可速行，冷落他（「落」字原空缺，「他」原作「地」，據明抄本補改）筵饌。」小金問傍人曰：「行何適？」人曰：「過大雲寺主家耳。」須臾，車馬過盡。其院中人來，方見小金倒於階上，復驚異載歸，祀爵之而醒。是夕冬至除夜，盧家方備案盛之具，其婦人鬼倏閃於牖戶之間。以其闇，不得入。盧生以二虎目擊小金左右臂。夜久，家人息寢，婦人忽曳，小金驚叫，婦人怒曰：「作餅子，何不啖我？」家人驚起，小金乃醒，而左臂失一虎目。忽窗外即言「還你」，遂擲窗有聲，燭之果得。後數日視之，帛裹乾茄子，不復虎目矣。冬至方旦，有女巫來坐，話其事未畢，而婦人來，小金即瞑然。其女巫甚懼，方食，遂夾一枚餛飩，置戶限上，祝之。於時小金笑曰：「笑朱十二喫餛飩，以兩手拒地，合面於餛飩上吸之。」盧生以古鏡照之，小金遂泣。言：「朱十二母在鹽官縣，若得一頓餛飩，及顧船錢，則不來。」盧生如言，遂訣別而去。方欲焚錢財之時，已見婦人背上負錢。焚畢而去，小金遂釋然。居間者，小金母先患風疾，不能言，忽於廚中應諾，便入房，切切然語。出大門，良久，摳衣闊步而入，若人騎馬狀，直至堂而拜曰：「花容起居。」其家大驚，花容即楊氏家舊婢，死來十餘年，語聲行動酷似之，乃問花容：「何得來？」答曰：「楊郎遣來，傳語娘子，別久好在。楊郎，盧生舅也，要小金母子，故遣取來。」盧生具傳，懇辭以留，受語而出門。久之，覆命曰：「楊郎見傳語，切令不用也，急作紙人代之。」依言剪人，題其名字，焚之。又言：「楊郎在養安寺塔上，與楊二郎雙陸。」又問：「楊二郎是何人？」答曰：「神人耳。又有木下三郎，亦在其中。」又問：「小金前見車馬何人？」曰：「此是精魅耳。本是東鄰吳家阿嫂朱氏，平生苦毒，罰作蛇身。今在天竺寺褚樹中有穴，久而能變化通靈，故化作婦人。」又問：「既是蛇身，如何得衣裳著？」答曰：「向某家塚中偷來。」又問：「前抱來者何物？」言「野狸」。遂辭去。即酌一杯令飲，飲訖，更請一杯與門前鑊八。問：「鑊八是何人？」云：「是楊二郎下行官。」又問：「楊二郎出入如此，人遇之皆禍否？」答曰：「如他楊二郎等神物，出入如風如雨。在虛中，下視人如螻蟻然，命衰者則自禍耳，他亦無意焉。」言訖而去。至門方醒，醒後問之，皆不知也。後小金夜夢一老人，騎大獅子。獅子如文殊所乘，毛彩奮迅，不可視。旁有二崑崙奴操轡。老人謂小金曰：「吾聞爾被鬼物纏繞，故萬里來救。汝是衰厄之年，故鬼點爾作客。」云：「以取錢應點而已，渠亦自得錢。汝若不值我來，至四月，當被作土戶，汝則不免死矣。汝於某日拾得秀佛子否？」小金曰：「然。」「汝看此樣，繡取七軀佛子，七口幡子。」言訖，又曰：「作八口，吾謬言耳。八口，一件四口，又截頭髮少許，贖香以供養之，其厄側除矣。」小金曰：「受教矣。今苦腰背痛，不可忍，慈悲為除之。」老人曰：「易耳。」即令崑崙奴向前，令展手，便於手掌摩指，則如黑漆，染指上。便背上點二灸處。小金方醒，具說其事，即造佛及幡。視背上，信有二點處，遂灸之，背痛立愈。盧頊秉志剛直，不信其事，又罵之曰：「焉有聖賢，來救一婢？此必是鬼耳。」其夜又夢老人曰：「吾哀爾疾危，是以來救。汝愚郎主，卻喚我作鬼魅也，吾亦不計此事。汝至四月，必作土戶。然至三月末，當須出杭州界以避之矣。夫鬼神所部，州縣各異，亦猶人有逃戶。」小金曰：「於餘杭可乎？」老人曰：「餘杭亦杭州耳，何益也？」又曰：「嘉興可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老人曰：「汝於嘉興投誰家？」答曰：「某家有親，欲投之。」老人曰：「某家是孝，汝今避鬼，還投鬼家，何益也？」凡孝有靈筵，神道交通，他則知汝所在。汝投吉人家，則可矣。又臨發時，脫汝所愛惜衣一事，剪去身，留領縫襟帶，餘處盡去之。縛一草人衣之，著宅之陰暗處，汝則易衣而潛去也。「小金曰：」諾。聖賢前度灸背，當時獲愈，今尚苦腰痛。「老人曰：」吾前不除爾腰者，令爾知有我耳。汝今欲除之耶？「復於崑崙手掌中研黑，點腰間一處而去。悟而驗之，信有點跡，便灸之，又差。其後婦人亦不來矣，至三月盡。如言潛之嘉興，自後無事。（出《通幽錄》）

李章武

李章武，字飛卿，（「卿」字原闕，據明抄本補。）其先中山人。生而敏博，遇事便了。工文學，皆得極至。雖弘道自高，惡為潔飾，而容貌閒美，即之溫然。與清河崔信友善，信亦雅士，多聚古物，以章武精敏，每訪辨論，皆洞達玄微，研究原本。時人比之張華。貞元三年，崔信任華州別駕，章武自長安詣之。數日，出行，於市北街見一婦女甚美，因給信云：「須州外與親故知聞。」遂賃舍於美人之家。主人姓王，此則其子婦也，乃悅而私焉。居月餘日，所計用直三萬餘，子婦所供費倍之。即而兩心克諧，情好彌切。無何，章武係事，先歸長安，慙敘別。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，仍贈詩曰：「鴛鴦綺，知結幾千絲。別後尋交頸，應傷未別時。」子婦答白玉指環一，又贈詩曰：「捻指環相思，見環重相憶。願君永持玩，循環無終極。」章武在樊桐果，子婦亦在樊桐果，子婦亦在樊桐果。

其敬事之勤。既別，積八九年。章武家長安，亦無從與之相聞。至貞元十一年，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邳縣，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。忽思曩好，乃回車涉渭而訪之。日暝達華州，將舍於王氏之室，至其門，則闐無行跡，但外有賓榻而已。章武以為下裡或廢業即農，暫居郊野，或親賓邀集，未始歸復。但休止其門，將別適他舍。見東鄰之婦，就而訪之，乃云：「王氏之長老，皆捨業而出遊，其子婦歿已再周矣。」又詳與之談，即云：「某姓楊，第六，為東鄰妻，復訪郎何姓？」章武具語之。又云：「曩曾有儻姓楊名果乎？」曰：「有之」。因泣告曰：「某為裡中婦五年，與王氏相善。嘗云：我夫室猶如傳舍，閱人多矣。其於往來見調者，皆殫財窮產，甘辭厚誓，未嘗動心。頃歲有李十八郎，曾舍於我家。我初見之，不覺自失，後遂私侍枕席。實蒙歡愛，今與之別累年矣。思慕之心，或竟日不食，終夜無寢。我家人故不可託，復被彼夫東西，不時會遇。脫有至者，願以物色名氏求之。如不參差，相託祇奉，並語深意。但有僕夫楊果即是。不二三年，子婦寢疾。臨死，復見託曰：我本寒微，曾辱君子厚顧。心常感念，久以成疾，自料不治。曩所奉託，萬一到此，願申九泉啣恨，千古睽離之歎。仍乞留止此，冀神會於彷彿之中。」章武乃求鄰婦為開門，命從者市薪芻食物。方將具網席，忽有一婦人持帚掃地，鄰婦亦不之識。章武因訪所從者，雲是舍中人。又逼而詰之，即徐曰：「王家亡婦，感郎恩情深，將見會。恐生怪怖，致使相聞。」章武許諾，云：「章武所由來者，正為此也。雖顯晦殊途，人皆忌憚，而思念情至，實所不疑。」言畢，執帚人欣然而去。逡巡映門，即不復見。乃具飲饌，呼祭。自食飲畢，安寢。至二更許，燈在床之東南，忽爾稍暗，如此再三。章武心知有變，因命移燭背牆，置室東南（「南」原作「西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隅。旋聞室北角窸窣有聲，如有人形，冉冉而至。五六歲，即可辨其狀。視衣服，乃主人子婦也。與昔見不異，但舉止浮急，音調輕清耳。章武下床，迎擁攜手，款若平生之歡。自云：「在冥錄以來，都忘親戚，但思君子之心，如平昔耳。」章武倍與狎匿，亦無他異，但數請令人視明星，若出，當須還，不可久住。每交歡之暇，即懇託在鄰婦楊氏，云：「非此人，誰達幽恨。」至五更，有人告可還，子婦泣下床，與章武連臂出門。仰望天漢，遂嗚咽悲怨。卻入室，自於裙帶解錦囊，囊中取一物以贈之。其色紺碧，質又堅密，似玉而冷，狀如小葉，章武不之識也。子婦曰：「此所謂鞞鞞寶，出崑崙玄圃中，彼亦不可得。妾近於西嶽與玉京夫人戲，見此物在眾寶瑤上，愛而訪之，夫人遂假以相授，云：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寶，皆為光榮。以郎奉玄道，有精識，故以投獻，常願寶之，此非人間之有。」遂贈詩曰：「河漢已傾斜，神魂欲超越。願郎更回抱，終無從此訣。」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，並答詩曰：「分從幽顯隔，豈謂有佳期。寧辭重重別，所歎去何之。」因相持泣。良久，子婦又贈詩曰：「昔辭懷後會，今別便終天。新悲與舊恨，千古閒窮泉。」章武答曰：「後期杳無約，前恨已相尋。別路無行信，何因得寄心？」款曲敘別訖，遂卻赴西北隅。行數步，猶回顧拭淚，云：「李郎無捨，念此泉下人。」復哽咽佇立，視天欲明，急趨至角，即不復見。但空室窅然，寒燈半滅而已。章武乃促裝，卻自下邳歸長安武定堡。下邳郡官與張元宗攜酒宴飲。既酣，章武懷念，因即事賦詩曰：「水不西歸月暫圓，令人惆悵古城邊。蕭條明早分歧路，知更相逢何歲年？」吟畢，與郡官別。獨行數里，又自吟誦。忽聞空中有歎賞，音調淒惻，更審聽之，乃王氏子婦也。自云：「冥中各有地分，今於此別，無日交會。知郎思眷，故冒陰司之責，遠來奉送。千萬自愛。」章武愈惑之。及至長安，與道友隴西李助話，亦感其誠而賦曰：「石沉遼海闊，劍別楚天長。會合知無日，離心滿夕陽。」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，因閒召玉工視所得鞞鞞寶。工不（「不」原作「亦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知，不敢雕刻。後奉使大梁，又召玉工，粗能辨。乃因其形，雕作檉葉象。奉使上京，每以此物貯懷中。至市東街，偶見一胡僧，忽近馬叩頭云：「君有寶玉在懷，乞一見耳。」乃引於靜處開視。僧捧玩移時，云：「此天上之物，非人間有也。」章武後往來華州，訪遺楊六娘，至今不絕。（出李景亮為作傳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